

贵州向脱贫“硬骨头”发起总攻

补短板 促就业 稳增收

新华社贵阳电(记者杨洪涛、罗羽) 面临如期脱贫“大考”的贵州,在遭遇新冠肺炎疫情“加试题”的情况下,凝心聚力战“疫”又战“贫”。通过集中力量补齐短板弱项,“外输、内拓”促进就业创业,培育扶贫产业保障群众增收等方式,向脱贫“硬骨头”发起总攻。

挂牌督战三级联动 查找弱项补短板

“牢固了,这下没问题了。”在榕江县八开镇格拢村村民曹德怀家中,督战队员何可航用手多次轻按他家一楼左侧房间的壁板,检查是否稳固。

今年4月,上级督战队到曹德怀家中调查发现,作为2017年的危房改造对象,他家这间房屋的壁板并未在当年安装完成。督战队员将此事列入问题清单,责令当地限期整改。何可航此次督查,是为确认整改是否达到要求。

榕江县是贵州省9个未摘帽的深度贫困县之一,目前还有贫困人口1.1万多人。今年3月,省、州、县三级督战队共284名队员下沉到脱贫一线。“前期主要是督查,今后不仅要‘督’,还要‘战’,要与当地干部一起出谋划策、解决问题。”何可航说。

为确保榕江县如期摘帽,黔东南州从已实现脱贫出列的县市选拔脱贫攻坚能力突出、有实战经验的19名乡镇党委书记,提拔为副县长级干部后,选派到深度贫困县榕江县任19个乡镇党委第一书记,构建乡镇党委“双书记”战斗格局。

目前,贵州还有剩余贫困人口30.83万人,约占全国剩余贫困人口十分之一。贵州将挂牌督战范围扩大到9个未摘帽的深度贫困县、3个剩余贫困人口超过1万人的摘帽县和有余贫困人口8723个村。对主动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不追究责任;对有意遮掩和漏报瞒报的,严肃追究责任。

内外并重多措并举 确保重点群体充分就业

“我和老公有这边上班2个月多了,包吃住,每月工资四五千元。”从江县加榜乡尧贵村贫困户黄银友,对政府帮助推荐的工作感到满意。今年2月20日,在县政府统一组织下,她乘坐高铁专列抵达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顺利在一家水产公司找到了工作。

从江县就业局局长韦席席说,今年以来,从江县实现贫困劳动力就业6万多人,约占贫

困劳动力总数的80%,其中不少是通过当地政府部门主动与用工企业对接,并多批次安排高铁专列、大巴专列车等方式保障解决的。

贵州是传统劳务输出大省。今年以来,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不少群众外出务工一度受阻。疫情逐步缓解后,各地纷纷“点对点”组织输出劳动力,促进群众稳定就业。

“外输”的同时,各地还大力支持本地扶贫龙头企业、扶贫车间尽快复工复产,从内部挖潜力、开拓就业岗位。在安顺市西秀区双堡镇易地扶贫搬迁安置点的扶贫车间,30多名易地扶贫搬迁群众正赶制玩具。“疫情对我们的玩具出口几乎没有影响。”车间负责人姜春秋说,近期扶贫车间还在不停招工。

5月7日,贵州专门对全省劳务就业扶贫工作做出部署,要求各地把确保建档立卡贫困户、易地扶贫搬迁户和边缘户劳动力充分就业作为重中之重,全面摸清贫困人口当前就业状况,提升就业组织化程度,想方设法稳住现有就业岗位,增加新的就业岗位。

培育产业着眼长远 保障增收稳定

疫情发生以来,各地的扶贫产业成为保障群众增收的“稳定器”。不少贫困地区迅速

扩大特色产业规模,大力发展林下经济,努力把贫困劳动力吸引到产业链上来。

采摘、分选、打包、装运……在位于遵义市道真县的贵州贵旺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现代化香菇生产基地,300多名工人紧张有序地忙碌着。“上班快3个月了,公司有严格的防疫措施,对我的收入影响不大。”正在打包车间称重的易地扶贫搬迁户张胡贵说。

经过3年多发展,公司已建成集产品研发、质检、技术培训、仓储配送为一体的全产业链,年产香菇超过4万吨,为当地提供约800个就业岗位,带动近400户贫困户增收。

今年以来,贵州继续推行12个省级领导领衔推进12个特色产业,要求每个县聚焦1个至2个产业,迅速扩大规模,实现裂变式发展,提升综合产出效益。一些地方还积极帮助龙头企业纾困,加快完善农业生产、加工、仓储、流通、销售等从产地到餐桌的全产业链。

黔西南州兴义市农产品交易市场建设项目,是兴义市农业产业结构调整、民生物资保障、“黔货出山”的重要载体。“在最困难的时候,贵州银行开辟了绿色通道,给予2亿元信贷支持,确保了项目顺利实施。”负责人雷乃国说。

僮人手抓饭里的脱贫印记

新华社拉萨电(记者陈尚才)“中午吃顿僮人手抓饭吧,香得很!”察隅县沙玛村的干部推荐说。有什么民族特色吗?僮人手抓饭好吃吗?记者顿时好奇起来。

在沙玛村采访完,已是午后时分,记者决定前往附近的僮人新村就餐。汽车一路盘旋绕行,绿油油的稻田掩映着一座座新居,黄墙、青瓦、茅草屋顶,极富民族特色。

大家饥肠辘辘走进“僮家”,主人红伟迎上来问:“饿坏了吧?吃点什么?”“就吃手抓饭吧,我们专程来的。”

僮人新村位于西藏林芝市察隅县下察隅镇,是名副其实的“西藏江南”,来自印度洋的暖湿气流使这里气候温润宜人。桑曲河流水潺潺,崇山峻岭苍翠如黛,一派亚热带原始森林景象。这里也是人口较少民族僮人的聚居地,他们分布在察隅镇、下察隅镇的新村、夏尼村、自更村等9个村。

红伟和她的助手谢珍央在院里忙进忙出。煮米饭、杀鸡、捣辣椒……记者看着他们做饭的每个步骤,才知道原料都产自深山密林。散养的土鸡、地里的谷米和辣椒,再配上山里的香草、香料,就做成了风味独特的僮人手抓饭。

不到一个小时,红伟给每个人端上一份热气腾腾的手抓饭:芭蕉叶裹米饭、鸡块“坩埚肉”、辣椒拌折耳根、辣椒汁和鲜野菜。大家端起米饭,撕了鸡肉,蘸着辣椒吃起来。

“请尝一碗我们自酿的米酒,保证你会喜欢。”谢珍央给每人倒了一杯。初尝甘甜,再品酸甜,米酒的滋味使人难忘。

居住在藏东南原始森林中的僮人,一直富有传奇色彩。以前,他们居住在深山密林,长期过着刀耕火种、结绳记事、敬神驱鬼的原始部落生活;房屋以树枝、干草、兽皮等搭建;生产工具主要是木棍、刀、箭等;食物以野生



大图:西藏林芝市察隅县下察隅镇僮人新村风貌(4月5日摄)。

小图:僮人手抓饭(4月5日摄)。新华社记者黄裕摄

动物、野菜野菜为主。

20世纪60年代,党和政府将僮人从深山老林里迁居到河谷台地,他们不再以狩猎为生,有了房屋和田地,学种水稻、玉米、鸡爪谷等,接受现代教育,逐步过上了现代生活。

“手抓饭是我们每逢节庆或招待客人时才做的传统美食。”红伟介绍说,以前做手抓饭的方式比较原始,例如杀鸡、蒸谷米、配佐料、捏团等一般由男子来主厨,女人帮厨;现

在手抓饭更讲究,也更好吃,土鸡是散养的,谷米是反复筛选出的好米,佐料除了香草、香料外,还有鸡精、食盐等,女人也开始当主厨,饭做得也更精致。

2016年年底,在广东省援藏工作队察隅县工作组的援助下,扶贫项目“僮家乐”建成营业。截至2018年年底,“僮家乐”实现纯盈利近50万元,带动5户建档立卡贫困户每年人均增收3.6万元,每年为村集体增收2.4万元。2019年年底,红伟、谢珍央等4户

成为第二批承包“僮家乐”的建档立卡贫困户,他们决定在手抓饭的基础上,增加烤鱼等新菜品,将这碗“致富饭”做得越来越有名气。

据当地干部介绍,到2018年年底,僮人均现金年收入达11499元,告别了绝对贫困。2019年是僮人脱贫后的巩固提升年,僮人各村通过猕猴桃种植、僮乡猪规模养殖、林下资源采集等特色产品持续增收,人均现金年收入已达2万多元,生活越来越好。

小土豆“玩”出新花样

记者近日在甘肃省平凉市庄浪县采访,发现新的脱贫模式带动下,一颗土豆被人们“玩”出许多花样。

在庄浪县脱毒薯繁育科研基地,一株株绿油油的薯块在育苗台上茁壮成长,栽培板下是一串串像葡萄一样挂着的小土豆。“这些可不是用来吃的,而是用来种的。”脱毒薯繁育科研基地负责人马强说。

“如果划分辈分,我们种的土豆是奶奶辈,农户种的是儿子辈或孙子辈。”马强打了一个比方。

原来,“奶奶辈”的土豆学名叫“原原种”,“儿子辈”的土豆叫“原种”,“孙子辈”的土豆叫“一级种”。“一级种”再繁育一代,名为“二级种”,也可以作为商品薯来种植。

一颗土豆,为何如此复杂呢?庄浪县的自然环境很适合种植土豆。然而,按照传统方法种植,经常出现品种退化,土豆植株矮矮,薯块变小,产量下降,严重的还会绝收。而种植脱毒薯,产出的土豆不仅品质优、熟期短、病害轻,而且卖相好,产量也大。

庄浪县朱店镇三合村建档立卡贫困户杨川平对此深有体会。“过去,土豆只要一染上病虫害,就没治了。因为品种退化,我有几年不敢种土豆。”他说。

2017年,庄浪县组建一家农业产业扶贫开发公司,下设包括脱毒薯业在内的6个子公

司。陇源薯业公司与庄浪县农业技术推广中心联合起来搞马铃薯脱毒薯生产。

这就有了先前马强提到的“奶奶辈”土豆的批量化生产。

2019年,朱店镇向农民马铃薯专业合作社与该企业合作签订种植协议。杨川平和几个村民瞄准“商机”,合伙流转了300亩土地种植脱毒薯,当年就收获了500吨马铃薯“原种”。

繁育基地把培育好的“原原种”发给农户,农户收获的“原种”“一级种”又上交给企业。“原种”回收价格高,而且比较稳定,我们的收入从此有了保证。”杨川平说。

“这种以企业为龙头、合作社为基础、群众为主体的产业脱贫模式,既发挥了带贫效果,也促进了农业产业化发展。”庄浪县农业农村局局长薛松说。

2019年,庄浪县建立“原种”生产基地5000亩,共带动8.05万群众发展脱毒薯产业,种植面积达到36000多亩。企业为农户补贴种薯4400多吨。

农民变成产业工人,田间地头变成科研基地和生产车间,是庄浪县脱贫的“法宝”之一。未来,如果一颗土豆还能解锁更多“玩法”,农业产业化水平能进一步提升,农民增收致富的基础将更加牢固。

(记者胡伟杰、多蕾)新华社兰州电

蚕宝宝“织”成致富网

在广西靖西市岳圩镇汉邦村大汉屯的桑地里,一株株桑苗长得正旺,十几位村民忙着采摘桑叶。不远处的蚕房内,村民蒙兰兰正在查看幼蚕生长状况,不时播放几把桑叶喂蚕。

“这是今年养的第三批蚕,刚刚孵出来4天,预计11天后可以上簇结茧,这一批预计能产200多斤鲜茧,收入能有4000元左右。”蒙兰兰说,2018年在驻村第一书记王斌动员下,她开始种桑养蚕,目前种植10亩桑树,一年养殖7批蚕,桑蚕年收入近3万元。

汉邦村地处中越边境,长期以来,当地农业产业结构单一、发展水平低。为改变贫困面貌,村民不断寻找脱贫致富路子,发展桑蚕种养殖业。“价格好的时候,鲜茧一斤能卖30多元,便宜的时候也能卖到20元左右。在家养蚕收入不错,也能照看老人和小孩。”蒙兰兰说,以前外出务工,家里很多地荒芜,如今荒地变成“聚宝盆”,除种桑养蚕外,她还种植水果、玉米和优质稻等作物。

不少贫困户同蒙兰兰一样,通过种桑养蚕尝到“甜头”。“养殖周期短、见效快,技术要求不是很高。现在我和亲戚合种了10多亩桑树,以后还想扩大规模。”大汉屯59岁的贫困户黄大忠说,养蚕后,他一年可以赚1万多元,日子越来越有盼头。

2014年,黄大忠查出尿毒症,每月需要做4次血液透析,给本来就不富裕的家庭带来沉重

负担。2018年,他开始种桑养蚕,在村干部的帮助下,他获得4000多元蚕房补助资金。

王斌说,汉邦村利用以奖代补产业扶持政策,鼓励和引导贫困户发展产业,拓宽增收渠道。为提高村民养殖技能,他们经常邀请技术人员入村讲授养蚕技巧。

“喂养和消毒等技巧对我帮助很大。一有机会我就去听课,对新手来说,可以少走弯路,减少损失。现在有问题还能找技术员。”黄大忠说,今年养的第三批蚕因为天气原因出现问题,技术员指导他用炭火升温才得以解决。

目前汉邦村有桑园1060亩,产业覆盖率达96.4%。全村127户451名贫困人口通过发展产业实现脱贫增收。2019年底,汉邦村贫困户发生率由2015年的42.79%降至0.83%。

如今桑蚕产业已成为不少边境村屯脱贫致富的“香饽饽”。百色市那坡县位于大石山区,是“老、少、边、山、穷”地区的代表,当地许多村也曾经济不通、不通电、没有网络信号。

桑蚕产业发展起来后,村屯面貌焕然一新。那坡县百合乡那乐村党支部书记黄关勇说,2019年全村桑蚕2086亩,销售蚕茧25万斤,产值超600万元。通过种桑养蚕,村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我们平均一年养殖13批蚕,目前已经卖完2批蚕茧。蚕桑浑身是宝,不断吐出‘脱贫致富’,筑牢‘致富网’。”黄关勇说。

(记者黄庆刚)新华社南宁电

新华社南昌电(记者闵尊涛、李嘉盈)“这位就是汪教授?”走进斜溪村村委会办公室,迎面遇到一位典型“农民”:上衣两个袖子都撸了起来,裤腿上沾了不少泥巴。

汪剑鸣,宜春学院农学教授,2017年开始成为省级贫困村——江西省宜春市上高县田心镇斜溪村驻村工作队队长。

扶贫开发,产业为根。刚到村里,汪剑鸣就与村干部座谈,他认为养兔子是个好法子。

汪剑鸣带着村干部干了几百只兔子回来,挨家挨户给贫困户送去。事与愿违,不到一个月,贫困户家的兔子就死了一半。

经过调查,才得知原因:贫困户一心希望兔子长得快一点,经常把家里的剩饭菜装一碗给兔子吃,最后兔子都胀死了。

汪剑鸣开始反思养兔子教训,只给钱给户解决不了问题,反而影响贫困户的内生动力。

遭遇养兔子尴尬后,汪剑鸣立即调转头来,和村干部开会商量建果园。

为什么要建果园?除了结合当地自然条件外,汪剑鸣说出了背后深意: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但村干部没有一个发言,既不说赞同,也不说反对。

“我是大学教授,他们不好直接说反对。果园投资这么大,万一失败了怎么办,又不敢直接说同意。”汪剑鸣明白,耳听为虚,眼见为实。

为此,2017年9月到11月,汪剑鸣带着村干部去外地考察。考察时,汪剑鸣在旁不作声,而是让农民自己去看、去问:一亩果园投资多少、产量怎样、收益高不高……

“走出去、引进来。”在汪剑鸣看来,带着农民出去考察就是不断更新认识和观念的过程。

转了几圈回来之后,不等汪剑鸣再问,村干部就主动提出发展果园项目。

2018年5月,历时半年多,果园正式建成。“前几年为试采试摘期,到2021年,果园将进入丰产期,预计纯收入35万元以上。”汪剑鸣说。

为建立更加紧密的利益联结机制,汪剑鸣开始筹建村办工厂。

小山竹笋加工厂是第一个上马的项目。去年村里加工4000余斤笋干,村集体经济收入5万余元,直接带动周边5个村1000多户农民增收。

“农民很积极,有时半夜还来卖笋。”汪剑鸣对这个“变笋为宝”的项目引以为豪,实现了“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的目标。

去年11月,汪剑鸣又领着村干部出去考察黑鸡纵菌。今年1月种下的第一批菌菇已开始采摘,预计全年将为村集体增收20余万元。

今年是61岁的汪剑鸣退休返聘第二年、驻村扶贫第四年,也正好赶上了决战决胜脱贫攻坚之年。

帮在“点”上 扶在心上

贵州安顺职院技术帮扶促脱贫

新华社贵阳电(记者罗羽) 看着产业逐步壮大,“牛老板”王长良不自觉地说出那句常挂在嘴边的话:“以前老觉得学校老师口中一套一套的华而不实,没想到在实际应用中还真管用!”

王长良是贵州博新牧业有限公司的董事长。2016年,这家公司作为招商引资企业来到贵州省安顺市关岭布依族苗族自治县沙营镇养牛村,踏上了养牛带动贫困户脱贫致富的道路。而在同一年,3名安顺职业技术学院的老师也来到养牛村帮扶。

养牛村有村民434户、1903人,其中贫困户166户、780人。这里地处石漠化地区,山多地少、石多土薄,老百姓长年处于贫困状态。精准扶贫实施以来,120多贫困户通过惠农脱贫贷款资金等方式入股公司,牛产业成了“脱贫产业”。

王长良介绍,2016年,公司只养了27头牛,随着规模逐步扩大,2019年超过了450头。尽管产业持续发展,但过程并不顺利,碰到了诸多困难,让他愈发意识到技术的重要性。

“一开始我们就遭遇了圈舍布局、疾病防治、繁殖哺育、饲料配比及存储等问题,好在2017年我们与安顺职院签订了3年校企合作协议,正因为有了学校老师等的技术指导,我们才解决了问题。”他说,过去3年,公司发展稳健,带动惠农脱贫贷款资金投入贫困户人均年分红3000元。公司接下来还将继续与学校合作,为产业发展保驾护航。

从“不被理解”到“被依赖”,赢得认可殊为不易。养牛村驻村第一书记、安顺职院总务处基建维修科科长吴仲理说,当初帮扶时,有村民认为学校没有多少钱和项目,估计是来走个过场,如今他们已明白,技术和管理的需要是他们最迫切的需要。

“我们每年组织学校专家和技术人员为公司和村民开展种植养殖专业技术指导和培训,实实在在帮助他们解决种植养殖过程中面临的一系列问题。”吴仲理说,因为帮在了“点”上,才赢得了村民的心。

作为贵州43所参与脱贫工作的高职业院校之一,安顺职院正是发挥了高职院校所具备的学科优势,实现了专业帮扶。安顺职院党委书记许志介绍,多年来,学校充分利用办学优势,组织农业、旅游、电商等领域的专家、教授、技术骨干,在贵州多个县、乡脱贫攻坚一线开展技术指导和培训等工作,团结和带领干部群众脱贫致富,取得了成效。

“没有学校专家的技术指导,就不会有我们种植户今天的发展。”在安顺市镇宁布依族苗族自治县简嘎乡翁解村,种植户李光辉说。安顺职院的农业专家邵亦群在自家300多亩李子园里查看李子生长状况。他动情地说,自从七八年前从事李子种植以来,从测土配方到水肥使用再到果枝修剪,每个环节都离不开邵老师的跟踪指导,产业也因此得以快速发展。

翁解村过去是深度贫困村,全村325户村民中有贫困户267户,产业发展事关脱贫致富。“只要不遭天灾,我的果园每年净赚40多万元。”李光辉说,果园聘请村民务工,每年发放劳务费10多万元。

通过多年学习,李光辉也成了一位土专家,帮助、带动全村发展李子种植至少3000亩。“我平时也免费帮村民做技术指导,遇到不懂的我再请教邵老师。”

“帮扶的目的是让村民具备发展的内生动力。”邵亦群说,他希望能有更多的村民学习和运用好现代农业技术,并相互传递出去,最终实现共同发展。